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最 / 低 / 限 / 度 / 的 / 中 / 国 / 文 / 化 / 阅 / 读 / 书 / 目

国学权威
最短时间
最快速度

台湾·官方/著

Gong fang

CIBEIWEIHUAIDEXINSHENG
JINGANGJING

金刚经

慈 / 悲 / 为 / 怀 / 的 / 心 / 声

快读



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，尔时，世尊食时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大城，乞食于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还至本处。

国学权威
最短时间
最快速度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最 / 低 / 限 / 度 / 的 / 中 / 国 / 文 / 化 / 阅 / 读 / 书 / 目

台湾·官方/著
Gong fang

B942.1

G302

CIBEIWEIHUAIDEXINSHENG
JINGANGJING

金刚经

慈 / 悲 / 为 / 怀 / 的 / 心 /

快读



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尔时，世尊食时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大城，乞食于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还至本处。

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

513070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刚经快读：慈悲为怀的心声 / 官方编撰，—2 版。—海
口：海南出版社、三环出版社，2003.12
(中国历代经典宝库)
ISBN 7-80564-873-5

I. 金… II. 宫… III. 文坛经－文学研究
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0829 号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金刚经快读——慈悲为怀的心声

编撰者：官 方

主 编：符国栋

副主编：周小华 高 丰

责任编辑：何晓玲 卫淑霞 杨伟祯

执行编校：丛 超 周小华 周 磊

※

海南出版社、三环出版社出版发行
(570216. 海口市金盘区建设三横路 2 号)

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

2005 年 1 月新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600

字数：1.2 千万 印数：0001—2000

书号：ISBN 7-80564-873-5/K · 27

全套定价(60 册)：1500.00(元)

无以入国中升殿而君先坐出文个一章成主，是臣
先乙而坐个一的益。阳文曰“天子图”，只刻生双个一羊刃
心之神人从是吉原。本此形之象于时姓，而印于

总序

一个中国古典知识
大众化的构想



首因朴质以大研一脉易守，承母，来往中我最得辞
主山城数日，会讨，尊崇以天下为两个一。如高良，也高微
个一，是里山行芳的。而以文言者，亡落过一武西，志深长
向伯工昌曰：“方以直，方以洁，方以清，方以醇，方以醇。”

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，大概都承认一桩事实：中国文化的基调，是倾向于人间的；是关心人生，参与人生，反映人生的。我们的圣贤才智，历代著述，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，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。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，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，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，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，无论是贵族屈原的忧患独叹，樵夫惠能的顿悟众生，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、戏曲，村里讲谈的平话、小说……等等种种，随时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、乡土芬芳，以及它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。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、对社会家国的情怀、对苍生万有的期待，激荡交融，相互辉耀，缤纷灿烂地造成了中国——平易近人、博大久远的中国。



可是，生为这一个文化传承者的现代中国人，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、胸怀天下的文明，这样一个塑造了我们、呵护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母体，可有多少认识？多少理解？又有多少接触的机会、把握的可能呢？

一般社会大众暂且不提，就是我们的莘莘学子、读书人，受了十几年的现代教育以后，究竟读过几部历代的经典古籍？了解几许先人的经验智慧？当年林语堂先生就曾感叹过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，连“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都未曾见过”，遑论其他？

特别是近年来，电视、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，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、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。西方一位著名学者雷文孙所说的当代世界是一个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”，固然说明了这一现象，但真正的问题，却在于我们的根性尚未扎稳，就已目迷五色地跌入了传播学者所批评的“优势文化”的辐射圈内，失去了自我的特质与创造的能力。

何况，近代的中国还面对了内外双重的文化焦虑。自内在而言，白话文学运动固然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，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，觉悟到社会群体的知识参与力，却相对地减损了我们对中国古典知识的传承力；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“小学”教育，属于读书人必备的“经学”常识，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，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了。自外在而言，五四以来的西化怒潮，不断开展了对西方经验的学习，对传统意识的批判，意兴风发地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与世界精神，为我们的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础。

它也同时疾风迅雨般地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，削弱了我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根源，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，漫漶了精神的面。

几十年前，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在一份报告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欧洲力量的来源，经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而达至；中国的教育也理当如此，才能真实发挥它的民族性与创造性。

事实上，现代的学术研究，也纷纷肯定了相似的论点。文化人类学所剖示的，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殊异性与持续性；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，一个文化的强大背景与典范人物，常常是新一代创造者的“支援意识”的能源；而李约瑟更直截了当地说，除了科技以外，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没有普遍性的。在这里，当我们回溯了现代中国的种种内在、外在与现实的条件之余，中国文化风格的深透再造，中国古典知识的普遍传承，更成了炎黄子孙无可推卸的天职了。

《中国历代经典宝库》的编辑印行，就是这样一份反省与辨认的开展。

在中国传延千古的史实里，我们也都看到，每当一次改朝换代或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余，都有许多沉潜会通的有心人站出来，颠沛造次，心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、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——孔子的汇编古籍、有教无类；刘向的校理众书、编目提要；郑玄的博古知今、遍注群经；乃至于孔颖达的《五经正义》，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，王心斋的深入民众、乐学教育……他们或以个人



维新、戊戌的力量，或由政府的推动，分别为中国文化做了修旧起废、变通传承的伟大事业。

辛亥革命以来，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、读经运动的倡行；商务印书馆更曾经编撰印行了相当数量、不同种类的古书今释语译。遗憾的是，时代的变动太大，现实的条件也差，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，拙于宣导，以及若干出版物的偏于学术界或知识分子的需要，这一切，都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，和它的大众化，离了题，触了礁。

当我们着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感动于前人的努力，一方面也考虑了当前的需求，从过去疏漏了的若干问题开始，提出了我们这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与做法。

我们的基本态度是：中国的古典知识，应该而且必须由全民所共享。它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，也不是少数学人的独宠，我们希望它能进入到大众的生活里去，也希望大众都能参与到这一文化传承的事业中来；何况，这些历代相传的经典，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，那么大的生活意义——说得更彻底些，这类经典，大部分还是平民大众自身的创造与表现。大家怎么能眼睁睁地放弃了这一古典宝藏的主权呢？

为此，我们邀请的每一位编撰人，除了文笔的生动流畅外，同时希望他能拥有古典的与现代的知识的专家、学者，对当前现实有一适当的理解与同情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历代经典的重新编撰，方始具备了活泼明白、深入浅出、趣味化、生活化的蕴义。



也是为此，我们出版这套书，除了面向多层次的读者外，还考虑到青少年读者。毕竟，这是一种文化扎根的事业，扎根当然是愈早愈好。在最有吸收力、阅读力的年岁，在最能培养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时候，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就能与这些清澈的智慧、广博的经验为友，接触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创造，而我们所谓的“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”，才不会是一句口号。

这也意味了我们对编撰人写作态度的期盼，以及我们对社会群体的邀请。但愿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让中国的知识、中国的创作，能够回流反哺，回到每一个中国家庭里，使每一位具有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华子民，都能喜爱它、阅读它。

我们深深明白中国文化的丰美，它的包容与广大。每一时代，每一情境，都有不同的创作与反省；它们或惊或叹、或悲或喜，或温柔敦厚、或鹏飞万里，虽然形式多端、诉求有异，却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完美与贡献。这也就确定了我们的选书原则：尽可能的多样化与典范化。像《四库全书》对佛典道藏的排斥，像历代经籍对戏曲小说的贬抑，甚至多数人都忽略了的中国的科技知识、经济探讨、敦煌遗墨，都是我们所不愿也不宜偏漏的。

就这样，我们在时代意义的需求、历史价值的肯定、多样内容的考量下，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的古籍旧藏里，归纳综合，选择了目前呈现在诸位面前的六十部经典。这是我们开发中国古典知识能源的第一步，希望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能继续跨出第二步、第三步……



我们之所以采用“经典”二字为这六十部书的结集定名，一方面是一——《说文解字》所释的，“经”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；《广韵》所说的，“典”是一种法，一种规则。它们的交织运作，正可以系统地演绎了中国文化的风格面貌，给出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，生活的秩序，情感的条理。另一方面——也是采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说法：它们是“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”一些书。我们相信，中国文化的恢宏壮丽，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。

与这个信念相表里，我们在这六十部经典的编印上，不作分类也不予编号。这套经典对我们是一体同尊的，改写以后也大都同样亲切可读，我们企冀于提供的，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知识。无论古代中国七略四部的编目，或现代西方科技分类的正名，都易扭曲了它们的形象，阻碍了可能的欣赏，这就大大违反我们出版这套书的宗旨了。

但在另一种意义上，我们却分别为旧典赋予了新的书名，用现代的语言烘托原书的精神，增进读者对它的亲和力；当然，这也意味了它是一种新的解释，是我们以现代的编撰形式和生活现实来再认的古典。

也是在这种种实质的、阅读的要求下，我们不得不对原书有所去取，有所融汇与变通。譬如，原典最大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将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，本身就是一个雄伟的书中帝国，一般大众实难轻易地一窥堂奥。新版的《帝王的镜子》做了提玄勾要的梳理，形式也类同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的体裁，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写，虽然字数浓缩



了，却在不失原典题旨的照顾下，提供了一份非专业的认知。其他的部分经典，也有类似的写法。这方面，欧美出版界倒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例子。远的不谈，就以汤恩比的《历史研究》来说，前六册出版了未及十年，桑马威尔就为它作了浓缩至六分之一的大众节本，畅销一时，并曾获得汤氏本人的大大赞赏。我们的作法虽不必尽同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。

再如，原书最少的老子《道德经》，这部被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，短短五千言，我们却相对地扩充、阐释，完成了十来万字的《生命的大智慧》。又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等书，原有若干重叠的记述，经过编撰人的相互研讨，各有删节，避免了雷同繁复。……由于历代经典的缤纷多彩，体裁富丽，笔路万殊，各编撰人曾有过集体的讨论，也有过个别的协调，分别作成了若干不同的体例原则，交互运用，以便既能充分发挥原典精神，又能照顾现实需要，为广大读者打出一把把迈入经典大门的钥匙。

无论如何，重新编写后的这套书，毕竟仍是每一位编撰者的心血结晶、知识成果。我们明白，经典的解释原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，在重新编写的过程里，每一位编撰者的参酌采用，个人发挥，我们都寄寓了最高的尊重。

这套书，分别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华，不只是强调原典的不可或缺，更在于牵引有心的读者，循序渐进，自浅而深。但愿我们的读者，在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之余，更能一层层走向原典，去作更高深的研究，缔造更丰富的



成果；上下古今，纵横万里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。是的，我们衷心希望，这套《中国历代经典宝库》的编印，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；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；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；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，在漫漫书海中，照出一条知识的、远航的路——

也许，若干年后，今天这套书的读者里，也有人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，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，弦歌不辍，永世长青地开启着、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。历史在期待。

主 编 认 识

陈鼓应，哲学家，现居美国，著有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周易》等著作，以及《从〈道德经〉看老子的智慧》、《庄子的智慧》、《列子的智慧》、《周易的智慧》等。著有《老子新解》、《庄子新解》、《列子新解》、《周易新解》等。著有《老子与庄子》、《列子与周易》、《庄子与列子》、《周易与列子》等。著有《老子与列子》、《庄子与周易》、《列子与周易》、《周易与列子》等。

陈鼓应，哲学家，现居美国，著有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周易》等著作，以及《从〈道德经〉看老子的智慧》、《庄子的智慧》、《列子的智慧》、《周易的智慧》等。著有《老子新解》、《庄子新解》、《列子新解》、《周易新解》等。著有《老子与庄子》、《庄子与周易》、《列子与周易》、《周易与列子》等。著有《老子与列子》、《庄子与周易》、《列子与周易》、《周易与列子》等。

心。舍尊神名號未帶此由双灯，去歎大目佛形體以
不離不，頭同條條師土獻彭堅俗，應許，堅生，堅
一，土草林新華給。因單館林同巨卦道个一長首
妙羅本源通。二：妙珠妙師系型，妙宗，妙首妙興
言、十、妙珠妙。三：美天妙育，十天衣乘想主
成妙顯時，妙天妙育，普化入已，盡輪八端，計
半與已，學文，學聖俗會五千載石堅難解。五：量
互，即達師同不空錄育律系式學林然自空已，普皆
从諸妙說傳得矣。去美術人公美入多林大一易五
一拍果能。

亲爱的朋友：

佛教文化是世界语言，她不受种族、地域、甚至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限制，可以进行世界交流。我们中国是佛教大国，其佛教学派、佛学语种、佛教文物典籍都居世界前列，中国佛教在历史上对日本、越南、朝鲜、蒙古、前苏联以及其它东南亚国家，都有过巨大的影响，被公认为亚洲的佛教中心，也是世界佛教文化中心之一，她的影响力与儒家文化一样，为世人所仰慕。

我之所以说佛教成为世界语言，这不仅仅因为炎黄子孙散布于天下，便是欧美人士，对东方神秘文化的佛教经典，同样投入了极大的热情。其中原因固然很多，佛学文化的深邃缜密，雄辩的哲理义境，精妙优美的语言、博大朴素的含蕴，以及社会与人生的兼容性，无不令各种皮肤所折服。加之市

致读者书



场经济的巨大撞击，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、心理、生理、情感、伦理道德上的种种问题，不能不说是一个直接与间接的原因。佛学这块净土，一、她没有政治的、经济的功利性；二、佛教没有强权宗教色彩，没有门户之见，诸法平等，众生平等；三、佛教大公无私，她不仅主张独善其身，而且更主张兼济天下，有化无类；四、佛教规范人们的言行，教人谦虚、与人为善，有着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；五、佛教理论对于社会伦理学、文学、心理学、哲学、乃至自然科学发展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。这五点，大抵是人类公认的美德，这是佛教所以能从“舶来品”而在中国生根、也可以在世界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所以说，佛学文化可以成为世界语言。

正缘之于此，佛教文化应该成为我国与世界沟通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发展与科学弘扬中国佛教文化，使其重现历史光辉，显现中国上下五千年之灿烂文化，实在是当今炎黄子孙一大盛事，一大责任。

佛教文化是高雅文化，所以然者，持读佛学经籍，“真善美”三字，力透纸背，“嫉恶扬善”之义，充溢其间。

做任何事，都有它的目的性，目的性就是现实功利性。我们不是讲精神文明吗？佛学告诫人们，无论何者都要以天下为己任，以利人利他为第一要义，所谓“庄严国土，利乐有情”。我们不是讲



社会风气与社会公德观吗？佛学循循告诫人们以要五戒、十善、防淫戒盗，不得执于“有我”，主张用“善业”去化度“恶业”，战胜“黑业”，凡此，会给那些造“五恶”人者，给那些日益膨胀起来的极端利己主义者、祸国殃民者一个警示：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你的一言一行，她虽然离我们茫远，又无时不在其左右，这便是佛如来，他虽然不来，但也不去，所谓“世间常相住”也。佛讲因果，哲学讲因果，世间也讲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，不是不报，时间不到，好亦报，坏亦报，这是定律。也可以说，这正是佛学的微言大义。佛教人以道、以德、亲怨皆等，佛说“入道正人、正智、正行”，这样的了义说教，又是何等高潮的操守呢！佛学所高扬的是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，她所创造的文化氛围，是其他文化无法替代的。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就曾提出呼吁，用佛学文化来增进国民的伦理道德观念，增强国民的公德意识，是有他的道理的。

人们有一担心，认为佛教文化是消极的，会给社会带来负面消极影响，因为佛教是讲“出世”而不讲“入世”的，我以为，其说是南面而不见北墙。这里的要害在于如何学习佛教文化，如何看待或评价佛学的“出世”“入世”观问题。

佛学确实讲“出世”，所谓，“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”，所谓“世间法”与“出世间法”，所谓



要归入“超凡入圣”等。其实这正是佛及佛学的入世辩证法。

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，人们对佛所说的“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”并没有细致的推究，囫囵吞枣地把这二句意义解偏了。所谓“三界”，在定义概念上指的是欲界、色界（色即物质）、无色界，实质是讲的“三有”，即三界有三种生死，即有生死观念，则有烦恼污染，则不能清净，不清净则不能不觉悟，要“跳出”。所谓“五行”，按照我国传统文化概念，五行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或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按照佛学讲，“五行”有两种解释，第一种五行，指一布行。二持戒行。三忍辱行。四精进行。五止观行。（参阅《大乘起信论》波罗蜜条）。第二种五行说为，一圣行（指菩萨修戒、定、慧三学）。二梵行（清净行）。三天行（天者，天然之理，即依天然之理而行，天然之理，按今天话讲，即规律之义）。四婴儿行（婴儿，喻人天，指小乘小善之行）。五病行（指菩萨以大悲心，和同于一切众生，同其病恼之义。请参阅《涅槃经》）。行五行又不在五行，即行而无行，换言之，即行菩萨行而不著于相，要跳出来，因为菩萨行而不取，不求酬报，觉中无因果，行而入空，入法无我，颇近似于我们讲的公而无私精神。它同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利巧取豪夺，别如天壤，一个上天，一个或迟或早要下地狱。由此可见，我们不要把“跳出三界”理解偏了。佛教上所说的跳出，决不是逃跑。究其根本，

她是教人灭掉“私根”，跳出“贪嗔痴”个人主义死胡同。只有跳出这个烦恼的漩涡，才能达到清净心、“施心”“不坏心”，从而才能普度众生，有利他人，假如逃掉不管了，跳出就不问他人生霜之瓦，还讲什么“度”人度世施诸众生呢？“不欲即仙骨，多情乃佛心”，“不欲”就是跳出，不损人利己，“多情”就是入，即对众生有情，亦即大悲心，即悲悯同情心，亦即“施心”“不坏心”。这是佛教出入世观的真性所在。

正如上面所说，佛教讲的“出世”不是个人的享乐主义或逃跑主义，她的所谓“出世”，目的是更好的“入世”，即化度众生，可是这个世，不是谁都可以自在而入的，只有达到菩萨、佛的境界，具备这个能力，才能入，否则，想入也入它不进，只有具备出的能力，才能有入的结果，故说，佛的修出世，是为入世做准备。所谓出世，是修善本，长资粮（即入世的本钱），要得六度、四谛、三明、六通三十七道品诸法才能达到出世，有出世的本事，方有入世的能力。居上，方能临下，登高，方能望远，这是佛的出世与入世的辩证法则。其他的解释，恐有失偏颇。释迦佛告戒弟子要“安稳众生，故现于世”、“示现世间”，就是要求弟子信徒能清净出世，然后用自己光明良好的行为去入世，给世人树一榜样。所以真正的菩萨是“超圣入凡”，即有利于入世的“入世”观，而不是“超凡入圣”的个人逃脱主义。佛所以多次批评“不堕声闻”，就



是因为声闻或者罗汉只管自己，不顾他人。因此，可以说佛学的“出世”，正是为“入世”准备条件，这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，也是她的伟大处，即绝对的给予而不索取。所谓“四无”之心，“无取”之觉等等，充分体现了佛学的积极入世亦即大愿、大心、公而无我的精神。大钊守常先生的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，佛教堪称如也。所以言，佛学是“以天下为公”的学说间人类文明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，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佛教宗旨，才是佛的境界，学佛当谙其理，读经应究其行，非此无关佛教阙旨也。